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与名

聂小武

NIE
XIAOWU ②

张慧◎著

聂小无

有人说是一个杀手，也有人说是一个杀手组合
甚至有人说其实是一个杀手组织
而我常常觉得

在这个杀手横行的时代，聂小无，就是江湖



中国长安



聂小武

NIE
XIAOWU ②

张慧◎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杀手同盟的秘密武器	第一章	I
谁是方丈？谁是慧清？	第二章	14
不败的传说	第三章	28
一夜百人斩	第四章	41
声名动江湖	第五章	49
亡羊补牢	第六章	57
无双堡	第七章	69
铲平麻衣	第八章	78
绝代魔女杀手	第九章	87
西风碧树	第十章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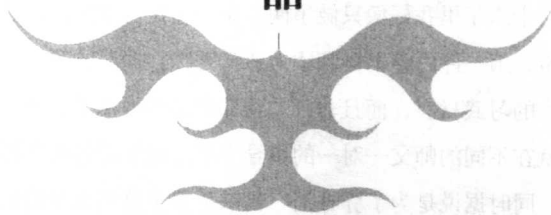
107	第十一章	不悔憔悴
121	第十二章	纸上谈兵
129	第十三章	恋爱实验
141	第十四章	人间道
157	第十五章	奈何做贼
168	第十六章	卿本佳人
179	第十七章	捕蛇者说
195	第十八章	同病相怜
206	第十九章	惜取眼前人
222	第二十章	一花一天堂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PART 1

杀手同盟的秘密武器



一个真正的一流女杀手，应该千手千面，五毒俱全，她必须有光彩照人，倾城倾国的時候。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时代已经过去，

杀人本就有无数的法子，

而最好的法子就应当让人死得不知不觉，

而且如痴如醉。

爷爷几乎每天都给我讲关于父亲的故事。

爷爷就是父亲的师父。

父亲临刑的那个夜晚，爷爷带着我离开了府衙，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去投奔杀手同盟。他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一步也不敢停，一停就怕自己会忍不住冲回去。

天亮的时候爷爷终于赶到了最近的一个分舵，叫开了门，把我递到开门人的手里，然后就晕了过去。杀手同盟的人把我传来传去看了半天，才从襁褓里翻出了那块玉佩，确认了我的身份。

所以待爷爷醒过来，我们已经受到了隆而重之的优待，后来也一直被安排住在这个分舵里，直到我长到16岁。

这十六年里我好像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习文练武，二是听爷爷讲故事。第一件内容丰富却让人感觉乏味：据我的第一位师父说我是天生的习武材料，而且非常非常非常适合做杀手，所以从3岁开始我就在不同的师父一对一的指导下不停地学习各种各样的武艺与技巧，同时据说是为了弥补上一代杀手多半读书太少的缺憾，每天晚上我还要念一个时辰的书。这样说来，其实应该是“练武习文”，但老师说遣词造句都有一定之规，不管谁多谁少，“文”就是要放在“武”的前面，就像我必须得听他的话一样，绝不能颠倒过来……唉，学习实在是一件乏味的事情。

不过乏味归乏味，对我来说确实不太难也不太累，也许所谓天才就是这个意思——但我还是更愿意听爷爷讲故事，虽然后者的内容十几年来从无变化，可每次听来却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事实上从那天爷爷苏醒过来之后，他好像也就只记得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除此之外，只管吃饭睡觉，几乎整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但只要我跑去对他说：“爷爷，我要听故事。”他就会立刻流利地、毫无差错地将之讲述一遍，讲完最后一个字，就立刻合上嘴、闭上眼，泥塑木雕般静静坐着，连呼吸都消失了一般。

不过爷爷的故事每次讲到父亲临刑就戛然而止了，后面到底怎么了，他好像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好去问师父们，而他们都

叫我回去问爷爷——大人真狡猾。

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没头没尾的故事我还是百听不厌。我喜欢爷爷讲故事，虽然故事是关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以及许多人的，里面充斥着生与死、血腥与暴力……可我就是觉得它很有趣，实在太有趣了。如果说这是一个关于江湖的故事，那么就是它造就了我对江湖的喜爱与向往。

尤其是聂小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虽然他或者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出现过，却总在故事的脉络里若隐若现、自由自在地穿梭往来，一举手一投足都牵动着无数的玄机。感谢母亲给我起了同样的名字，我喜欢这个名字，更喜欢这种感觉。

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就是聂小无，没错，聂小无。

师父们仿佛也赞同我这种想法，据说他们都是从各地选调的非常出色的杀手，不仅各有所长，也曾各自称霸一方——说“曾”，因为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自从少林协助朝廷清剿了所谓的乱匪后，便得到了朝廷的赏识与支持，从而势力大长；而杀手同盟因为不具备少林光明正大的身份，暗里为朝廷出的力实在不够，而且自身也有乱匪之嫌，几乎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只好暂时忍气吞声蛰伏起来，所以师父们才会有空来训练我，而且似乎把我当作了对付少林的秘密武器之一。

是的，虽然他们都没有这么说，但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比如他们总把我藏得很深，宁愿在分舵内部模拟各种院落、房屋、内室构造，甚至请人来扩建、改造、重建，也从不带我出去实地练习，以至于到了我16岁这年，分舵的面积已经大得惊人，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微型城市，而我也基本谙熟了各种穿堂入室的法子，能够无声无息地在其中穿梭往来，但却始终无法走出这个越来越巨大的院子，因为每次我试图闯出去时，某一位师父总会铁青着脸及时出现，把我逮回来。

不过师父们是否铁青过脸，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从头到脚裹在黑巾、黑衣、黑鞋里——不知道袜子是不是也漆黑



一团——连教书的老师也一样，虽然看得出他并不会武功，这么包着也很难受，但也从来没有偷偷解开来透个气，让我佩服不已。

但我的样子他们都能看得见。据他们说，我长得很好看，甚至可以称得上美丽，而且在歌舞师父的调教下我姿态婀娜，别有韵致。

师父们这么说的意思，是指我已经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假扮成歌姬或者舞姬，而绝不会被人看出破绽。他们很满意，也觉得我很有天赋，但我自己的喜悦却有另一重意思。所以虽然我也只能穿乏味的黑色衣服，甚至连传说中的裙子也没有一条，但我能感觉到自己是美丽的、青春的、可爱的……这一切在目前看来还都没有多大意义，但这个念头却总在我的心中痒痒地拱动，仿佛后院里快要破土而出的春笋，软中带硬，柔嫩而又坚决。这一切源于我已经16岁了，并且读了不少诗词歌赋。虽然在这幽深空旷的宅院里与我共处的除了只会讲故事的古怪的爷爷就只有黑漆漆的师爷们，但是我直觉认为我与他们是不同的，所以我常常陷入对自己的无尽幻想中。而有些师父在发现我开始心神不宁的时候恼怒地认为，杀手还是不要读太多书的好。

我也总觉得自己其实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却非常像爷爷讲的故事中的另一个人——马老大。

我偷偷问过爷爷这个问题，但他仿佛什么也没听见，除了讲故事的要求，别的他都置之不理。师父们也照例狡猾地回避开去——但这越发坚定了我的信心，呵呵，这也是师父教的，人在心虚的时候才会有这种表现，不是吗？

其实我也很高兴自己像她，我喜欢她的外表，因为我觉得聂小无如果只是个永远从头到脚裹得黑漆漆的家伙，无论功夫再高深、行踪再神秘，也有些遗憾。如果是男人倒也罢了，如果是女人，那简直是可怕。师父们说得对，一个真正的一流女杀手，应该千手千面、五毒俱全，也许难免有必须把自己黑漆漆裹起来的时候，但也必须有光彩照人、倾城倾国的时候。

而在我看来，后者的魅惑更大，也更可怕——十步杀一人，千

里不留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杀人本就有无数的法子，而最好的法子就应当让人死得不知不觉，而且如痴如醉。

师父们听我这么说的時候，都强烈表示遗憾——我为什么不是个男孩？虽然我说的也不是不对，但他们很担心这样下去我会一不小心让他们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唉，女人啊，虚荣啊……他们总是恼怒地叹息道。

男人的心里多半都藏着一个女人吧，这是我从浩如烟海的诗词里猜出来的，而且这个估计简直太过保守了，虽然我希望只是一个，事实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应该多半是只多不少，但这一声叹息也往往会触动他们的心弦然后他们往往就提前放我回房去休息，然后自己背着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沉思。嗯，老实说，看起来其实是有点滑稽，也有点可怜。

这一天我照例祭起这个法宝，成功地被暗器师父放了回来。其实我也看得出，师父们的放松并不完全是出于我的撙节，他们最近也都有些倦怠，常常不知道在想什么，甚至好像有些忧虑，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而对我非同寻常的宽松甚至让我觉得隐隐的不安，说不出的不安。

我回到房里，照例喊了声爷爷，就径直走到镜子前去坐下——其实只有易容师父上课的时候才能有机会梳妆一下。我房里的镜子前只有一把梳子、几根发带和木簪。不过无所谓，镜子就是一切。我最近尤其照得变本加厉，在搔首弄姿中打发一两个时辰绝无问题，而且这也是我枯燥的生活中几乎唯一的娱乐了。

我忙不迭地掀开镜子上的罩布，正要好好看看自己今天有什么新变化，却忽然发现身后有个婀娜的影子！

这个想法很糟糕，身为一名杀手，身后有人的时候不仅没有及时发觉，看到了人影之后还会有“婀娜”这样的第一感受，简直是该死。看来师父们说得对，我是有点花痴过头了。

还好我毕竟是训练有素的杀手，当下不动声色，继续假装兴高采烈地照着，然后抓起一支尖利的木簪，比量好角度，正准备出手，



忽听一个低沉而娇媚的声音道：“好姑娘，我可吃不起你这一下。咱们还是面对面好好说几句话吧。”

我心头一震，这声调和语气都让我立刻想起了一个人。

我还是不动声色——来人显然没有恶意，看来至少也是跟师父们平起平坐的长辈，于是我款款起身回头，看也不看她一眼，先去倒了杯茶，恭恭敬敬端到她面前，笑道：“请用。”

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没有抬头，一直做低眉顺眼状，所以只看到了一双黑色尖头牛皮小靴，质地不错，而且没沾半点灰尘，看来此人身份非凡。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袭上心头。她接过茶去，我便垂手立在一边。

半晌，方听她笑道：“好，好孩子，总听他们说你好，今天见了才知道，果然非同寻常。唉，也就不枉我走这一趟了。”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伸出手去，她便将茶杯递了过来，然后我慢慢走去把茶杯放下，再慢慢走回来，站在刚才的位置，方听她透着满意地道：“好。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抬起头，大失所望，呃，或者说不出所料，又是一个黑漆漆的粽子人。但我又不敢说什么，只好勉强笑了笑，道：“前辈有何指示，就请吩咐。”

她却不再说话了，仔仔细细打量了我半晌，叹了口气，方道：“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唉……不提了，提起来伤心……你是个好姑娘，真是个好姑娘。”

我摸不着头脑，但也只好顺着她笑道：“哪里，我的资质也普通得很，是师父们调教得好——您当年，嗯，我想，一定胜过我百倍才是。”

她忽然尖利地笑了起来，道：“你可真一点也不像你父亲，这我就放心了，罢了，我直说了，今儿来是要给你一件任务，本来我还存着疑心，怕你做不来，现在看来，也是白操心，再过个几年，恐怕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

后几句里嘲讽的味道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没办法，还得频频点

头，笑道：“您过奖了，您谬赞了……您直说吧。”

她不笑了，冷冷道：“你们家的事情，相信你爷爷都跟你说了。这个任务，也是给你一次报仇的机会，今夜子时，去南小少林，杀了方丈和慧清，提头来复。我会在这儿等着。”

我思忖了半晌，觉得事情似乎有点古怪，于是问道：“不敢动问，这单子是谁下的呢？”

她奇道：“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正道：“师父说，这是必须问的，还有报酬几何？同盟提多少？交差给谁？万一栽了，如何应对……”

她大笑道：“那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如今还问这个？有生意就做吧，横竖有你的好处就是了。再说，你大仇即将得报，十六年来的苦功也一朝得偿，你不但兴奋，不激动，居然还有心情想这些个……”

我摇摇头道：“我本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仇恨，再说，身为一个杀手，也本来就不应该记得什么仇恨，这十六年的苦功对我来说更算不上什么：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不做杀手做什么？一切都是应当应分的。”

她僵住了，半晌才道：“他说得对，你果然……好，这么想是对的，但我也没骗你，如今咱们根本没有什么生意，只有扳倒少林，才有望东山再起，所以你这次去只是一个开始，将来咱们会陆续行动，一边各个击破，一边兴风作浪，逐步瓦解少林，明白了吗？”

我有点失望。老实说，我比较希望事实真相是某个跟少林有仇的大豪客一掷千金让我们出手，这样我就可以挣到人生第一笔银子了，多少也能买些衣服什么的，然后还会有第二笔、第三笔……没准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能跟他们谈谈赎身之类的计划。我实在在这里待烦了。当然我必须感谢杀手同盟和杀手师父们把我养大以及教给我一身本领，让我能打打雄心壮志的主意，但这十六年的生活之枯燥和苦闷也确实罄竹难书……不提了。但经她这么一说，我的希望破灭了，看来我还得卖一段时间的命，才能有挣到银子的希望。



她看我不说话，又换了腔调，笑道：“傻孩子，你这么想，这可是个出头的好机会啊，谁能在你这个年纪，头一回出手就挑少林的招牌呢？将来功成名就了，要什么没有？可这功成名就也得有个开头不是？所以这一回的行动非常重要，不仅关乎同盟的兴衰，更重要的，也关乎你的前程啊。”

我赶紧点头称是，心想自己真糟糕，白装了半天镇定自若，其实想什么都让人看出来了，确实是需要磨炼啊……不过那些问题不问了，其他的总要问问吧，我赶忙道：“您说得是，只是……我至少可以问问，慧清和方丈武学底子如何？善用什么兵器？有何致命本事？有何弱点？如何下手比较妥当……”

她没等我说完，便伸手止住我道：“这些，一概——不知道。”

我心一寒。不会吧，难道杀手同盟已经沦落到了连线人都请不起的地步了？那我不如借机投靠少林好了，不晓得他们收不收女弟子呢……

正在猜疑，又听她缓缓道：“知道也不告诉你。”

我哭笑不得，只得道：“这……对晚辈的考验未免有些太大了吧？”

她却不慌不忙道：“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连这一关也过不了，还叫什么聂小无呢？”

我却完全没有被她激到，这么容易就被激怒了，那也叫不了聂小无了。我转而问道：“万一我不幸挂了，岂不是浪费了这十六年来众多师父的心血？”

她也不动声色地道：“你错了，这次行动的成败，才能检验这十六年的心血到底有没有白费。”

厉害，我暗赞了一句，看来是别指望得到什么提示了。没想到杀手生涯的第一个任务，居然来得这么荒谬和凶险。我父亲说得对，江湖的另一面开始向我展现出来了。不过也好，至少我终于可以走出这个日益变得庞大的院子，呵呵，总不成师父们还跟着我去监督吧？那就总有办法可想。

主意打定，我一躬身，道：“前辈说得是，小无接令。”

她点点头，转身向门口走去，正要推开门，忽然凝住了身形，轻声问道：“你为什么不问我是谁？”

我想了想，深吸了口气道：“是谁都不重要，任务才重要，不是吗？”

她笑道：“万一我是那个你一直想见的人呢？”

我也笑了，轻声道：“若是我想见什么人你们就会让我见的话，那我就成不了聂小无了吧？况且你也不是她，我知道。”

她忽然回过头来，黑巾下透出森森的寒气，吓了我一跳，不过我还是勇敢地迎着她的目光——虽然也看不到那目光在哪里，片刻，她回过头去，推开门，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我松了口气，暗想，还真被我猜对了——他们怎么会让马老大来见我呢？就算来了，也不会告诉我谁是她，她自己更不会问出这种问题来。

马老大是个很特别的女人，我能感觉到，而且我一定有什么地方确实像她，不然方才那个黑粽子也不会这么问——不过我不着急，我有预感，总有一天我会见到她的。

她说得对，我完全不像我的父亲。

但我深爱他，也深深地想念他，其实我总觉得，他或许并没有在那夜之后死去——但我从不对人说起。

说来无用的事，不说也罢。我叹了口气，开始打点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只需把脸蒙上，好像就可以出发了，真是个荒诞的任务……我从箱子里翻出常用的黑巾，按照师父的教导，仔细地将头脸一点点裹起来。别小看这一步，其实也很重要，裹得恰到好处、松紧得宜，既不会被对方的武器或暗器挑落或者不小心在什么东西上挂落，又不会妨碍呼吸、视野和行动，还要让对方完全看不出面目轮廓，又不会觉得不舒适而影响发挥……真是不容易。我开始学的时候，不是裹松了一动就掉，就是裹紧了勒得自己透不过



气，足足练了一个月，才让师父点了头。

刚裹好，忽然听见有人敲门。

我大吃一惊：十六年里从来没有人敲过我的门。

杀手无论去哪里都是不打招呼也不敲门的，所以师父们总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和消失，还好教书的师父跟我讲过敲门这回事，不然我搞不好也会变成一个行踪缥缈、倏忽来去的黑怪物——谁说念书没好处？

不过既然如此，那敲门的会是谁呢？

我虽然心里犹疑，还是迅速起身开了门。老实说，我并不怕闯进来个外人，正相反，有时候还颇希望能看见个不把自己裹成黑粽子的仁兄，况且据师父说我现在的身手足以应对一般的情况，不到逼不得已，绝对不用大声呼救，所以底气足得很。

可门外立着的居然是我的易容师父——师父们的名字和来头都是保密的，所以平常就以他们传授的科目来称呼，比如教轻功的叫轻功师父，教毒药的叫毒药师父……不过看起来几乎全都是一个样子，刚开始真是很容易搞混，还好日子久了渐渐也都能分出来了；而这位易容师父也一样，不知何许人也，不过对我还算不错，大概是因为教的内容我还比较感兴趣，也学得比较上心的缘故吧，他时不时还会夸奖我一下——看到是他，我松了口气，又奇怪着他为什么要敲门呢？不过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忙躬身一礼，请师父进来再说。

师父点点头，施施然走进来，左右看了看，忽然举手一击掌，门外立刻悄无声息地走进两个挑夫，还挑着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眼皮也没抬一下，放下箱子就拎起扁担绳索径自走了出去。

幸好我已经习惯了他们这种神神秘秘的作风，只觉得有点好奇：其实这套把戏一般是要给外人看的，而我在这里混了十六年，本来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师父们除了不以真面目示人外也随和多了，时常还跟我开句玩笑什么的，忽然搞得这么严肃认真，看来兹事体

大，可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呢？

易容师父静静地立了一会儿，方开口道：“小无，今天是个大日子。”

我点点头，居然觉得气氛好像有点悲凉。

他接着道：“江湖就像一出戏，每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每个人也都需要一身行头。箱子里有十套，你看着选吧。”

啊？他说得好像很沧桑凄怆，我也只好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不过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可不吗？终于可以有身行头了，无论如何，我是一定不会选黑粽子壳的，不过……我赶紧问道：“敢问师父，都有些什么行头呢？”

师父轻轻一挥手，箱子就打了开来——看来这次他真是下狠心了，平时他多半是亲自走过去，亲手打开箱子的，因为这样比故弄玄虚的隔空开箱其实要省事得多——然后他缓缓道：“你一边看着，我一边说。”

我压抑着惊喜与好奇，缓步走过去，低头一看，只见箱子里被整齐地分为若干小格，每格的最上面都放着一张带头发的精美人皮面具，张张面具的年龄、身份、性别都不同，发型也都不一样。这些人皮面具，其实是来自南洋的一种奇怪的材料做成的，而且据师父说不仅不是什么东西的皮，简直连边都挨不上，他亲眼看到这材料的原汁是取自一种树木的，所以这面具也只能在晚上灯光昏暗的时候虚掩一下，白天是完全不能用的，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的效果。我一边逐一打量，一边听师父解说道：“箱子有两层，每层五格，每个格子里有一张面具、一套衣裳、一本册子和一盒杂物，加起来足可以活灵活现地扮演一种身份。你看到的这一层，身份分别是：白衣少侠、烧火道士、教书先生、街头小贩、异乡商贾，选中了吗？”

我摇摇头，除了白衣少侠还有点意思，其他的实在引不起我半点兴趣，可那少侠也是个男人，用师父自己的话说，女扮男装其实是最容易被识破的易容之一，而且几乎没有半点好处，除非是别有目的，否则最好不要干这种傻事。我又伸手取出另一层格子，又听

师父继续道：“唔，这一层的身份分别是：烟花女子、青年尼姑、乞讨妇人、落难小姐、神秘侠女。”

我差点乐出来。真俗，不过确实也概括了经常在江湖上出没的各色人等，算是蛮齐全的。江湖也真无聊，不过看来也没有别的主意可打，不扮这些，就要裹黑粽子了，罢罢罢，我咬咬牙道：“师父，我选烟花女子。”

师父奇道：“你知道今夜要去什么地方、杀什么人吗？”

我点头道：“就是因为知道，才选这套行头。”

师父盯着我道：“为什么？”

我笑了笑，道：“我也说不出来——直觉吧，师父你不是教过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就听从自己的直觉吗？”

师父半晌没有说话，看来是在哭笑不得中。我其实没有要噎他的意思，是真的不知道，只是觉得既然非得从这些里头选一个，第一层肯定是不行：一来我哪个也扮不像，二来扮哪个似乎都对事情没什么明显的帮助，索性不如显眼些，就扮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在和尚堆里肯定能引起些轰动，没准就会露出空子或机会。这个我想他也明白，但为什么要选烟花女子，我就真的说不清楚了，非要找个理由的话，那就只能说那张面具做得不错，是那一层里看来最漂亮的啦……可我要真这么说，性格最好的易容师父也没准要揍我一顿，所以还是闭嘴为妙。

好在这时候师父那一口气也喘了过来，叹道：“也罢，横竖是你自己选的，将来不后悔就好……既如此，拿出这套行头，装扮好了就上路吧。车马在前门外，会送你到南小少林门口，以后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箱子底下还有些兵器，你挑趁手的带上吧。”说罢，居然就扭身出去了。

我躬身相送，一直到感觉他真的走远了，才兴高采烈地跳起来，拿出烟花女子的行头开始装扮。我的手势还是很熟练的，盪茶时分就打扮妥当了，对镜一看，虽则艳俗了些，也别有风情啊，老实说，真不想蒙上那个又闷又热的面具。

我叹了口气，决定先去箱底找兵器——端开第二层，揭开一层软缎，若干玲珑小巧的兵器也让我很是兴奋：都是专给女人暗中行刺使用的，不少都以饰物为掩护，即使没有伪装的，也都贴身轻便，易藏易发……呃，看来师父其实早已猜透了我的心思，根本就没放第一格人物的兵器啊……真丢人，其实我想什么他们全知道，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这帮老狐狸。

我又好气又好笑，挑了一柄缠腰软剑，一包袖珍暗器，想了想，又拿了根玉簪——有什么用没想好，但它的外形实在做得太精巧了，让人爱不释手。

藏好这几样东西，我便戴上了面具，熄灯掩门，听了听隔壁爷爷的动静，似乎已经在打鼾，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要叫醒他，反正叫醒了他也不会说什么，倒白让他难过……我心头微微一酸，如果此去回不来了，爷爷会想我吗？会不会熬不住寂寞，也把故事讲给其他人听呢？

唉，想这些做甚？我轻轻一跺脚，扭身上了房顶，在融融月色中目不斜视地向正门方向飞掠而去。